

科技与人文结合,《此处葬曹操》还原真实的曹操和他的时代 往事越千年,曹操遗风今可见

□长庚

薄葬帝王陵

曹操高陵(即河南安阳西高穴二号墓)发掘期间,唐际根常常进入墓室,见证了发掘的重要环节,观摩了墓内种种重要遗迹现象。凭着对西高穴二号墓的了解,他从未怀疑那不是曹操的陵墓。

抛开各种文献证据,单凭这座墓的规格,就已充满王者气象。西高穴二号墓是多墓室砖墓,已经发现的东汉诸侯王一级的墓葬,大都是多墓室砖墓。河北定县(今河北定州)北陵头大墓由墓道、甬道、前室、前室的左右侧室、甬道、后室、并列于尾部的双后侧室组成。该墓早年被盗,残存的随葬品有银缕玉衣、铜缕玉衣各一套,又有少量金銀饰品和玉器。发掘者据《后汉书》推定,墓主为汉灵帝熹平三年(174年)去世的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墓。西高穴二号墓与该墓形制极为接近,但前室更为宽敞,后室也更开阔,且后室的双侧室是左右排列,显示出更高的规格,这传递出一个信息:西高穴大墓的年代接近刘畅夫妇墓,但墓主地位比诸侯王刘畅还要高。

确切地说,“四室两厅”的西高穴二号墓是目前考古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东汉及曹魏时期墓葬,总面积达740平方米,墓道的宽度9.8米,墓室墙壁极厚。墓室采用前、后室布局,前、后室又都带双侧室结构。墓葬前室、后室和前室的北侧室采用四角攒尖顶,属于诸侯王一级大墓专享。墓室所用建筑材料也是最高等级,比如垒砌墓壁所用的条砖非常规整,是迄今所见规格最高的铺地砖。

随葬品内容也反映出墓主人的地位。墓内石圭宽7.4厘米、高28.9厘米。汉成帝延陵陵园南司马门遗址和汉昭帝平陵陵园遗址均出土过石圭,但通常只有10厘米甚至更短。西高穴二号墓出土的石圭超过28厘米,肯定是帝王级用品。与石圭伴出的,还有石璧,直径达28厘米。圭、璧伴出配套使用,是帝王陵的突出特征。直径21厘米的铁镜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件的东汉铁镜之一,也反映了墓主人的地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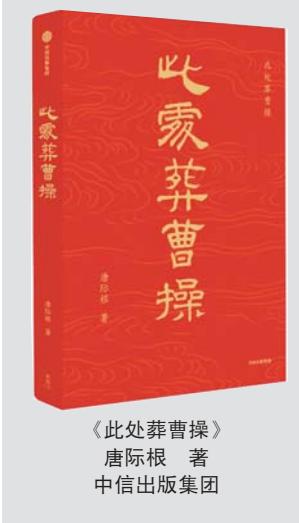
西高穴二号墓中出土的带字石牌是论证此墓为曹操墓的关键证据,可由于此类文物之前从未出现过,也成为当年最大的争议点。直到2015年,河南洛阳西朱村发现一座曹魏大墓,墓内即出土了形制和尺寸与之相似的石牌,甚至文字的表达方式也完全一致,足可证西高穴二号墓中出土的石牌并非孤例,而且因其流行时间短,恰恰成为有利证据。正如唐际根所言,现代人若要“造假”,必须了解此种石牌的存在及其形制、尺寸,还有刻字方式。具有这种新奇知识储备的作伪者,天下能有几人?

虽然这座墓规格之高已达帝王级,但是遵循曹操的遗嘱,依然算“薄葬”。

两汉时代,社会厚葬成风。东汉诸侯王级墓葬无一不有大量金

曹操,一个妇孺皆知的名字。他在官渡之战中创造出以少胜多的神奇战例,却又在赤壁之战中尽显悲凉。他有统一天下的雄才大略,却不得不接受“三足鼎立”的骨感现实。他是学者笔下的巨人,却又被诗文小说家贴上“乱世奸雄”的标签。1800多年前,他上演完自己的全部活剧,永远地谢幕了。然而有关他的种种争议并未终结,甚至连葬身之处也变得扑朔迷离。

2009年,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发现曹操高陵一事出乎意料地成为社会热点。2023年,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之际,曾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考古队队长的唐际根带来新书《此处葬曹操》,以科学的笔触回应了当年那场“真假曹操墓”的种种争议。



玉相随。其中最具财富和身份象征意义的随葬品,是墓主人都穿着“玉衣”。这些“玉衣”以金丝或银丝穿连,又称“金缕玉衣”或“银缕玉衣”。西高穴二号墓虽属帝王级别,但墓室周壁以素墙处理,未见壁画,没有“梓宫便房”“黄肠题凑”等复杂的墓室、棺椁设施,更没有使用“金缕玉衣”或“银缕玉衣”。出土的玉佩、铜带钩、铁甲、铁剑、玉珠、水晶珠、玛瑙珠等物,都应该是墓主生前的日常所用之物。

最重要的是,西高穴大墓没有设封土。汉朝人造墓,最热衷在地面建夸张的“土木工程”。普遍采取的方式是灵柩入土后,在地面堆个巨大的坟包。考古队进驻该墓区之前,这里是西高穴村村民的一片麦地。受道德约束和缺少大型机械的制约,豫北冀南平原的耕作者是不会轻易推平古代坟包的。西高穴二号墓没有封土,这在东汉时期很不寻常。

身形和日常

曹操高陵中的人骨一共有三具,曹操是墓中唯一的男性。其骨骼可辨认的只有头骨、下颌骨、肋骨、盆骨残块和股骨,骨骼出土时大多散乱。其中头骨出土于前室东



▲ 墓道发掘现场



▲ 考古队在墓室中清理出石牌



▲ 西高穴二号墓出土“魏武王常所用”石牌



▲ 墓室中的曹操头骨

部,靠近前甬道位置的扰土下层;肋骨和盆骨散落于前室和南侧室;股骨等其他残骨分布于后室扰土中。出土时,头骨已经裂成数块,面部仅剩下残片。

对于考古学来说,头骨、面骨可以复原容颜,肢骨可以推算身高。若非面骨不全,甚至可以推知曹操的大致长相。不幸中的万幸,曹操的骨骼还残存了头骨、下颌骨。从下颌骨上的两颗牙齿,可以知道曹操生前有严重的龋齿,因为其中一颗牙齿上有龋洞。根据股骨长度推算,曹操身高可能只有1.56米。即使考虑到各种因素,曹操身高不足1.6米是板上钉钉的事。《此处葬曹操》认为,东晋史学家孙盛在《魏氏春秋》中以“姿貌短小,神明英彻”八个字评价曹操,准确而精练。

除了相貌,人们当然还关心日常生活中的曹操是什么样子。墓内陪葬之物,包括“物疏”所列但已溶解于土壤中的有机质物品,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曹操的生活侧面。

曹操的随葬衣物,有衣、衫、襦,有裙、袴,有袍,有疏披,有臂襠,有帽,有袜,有手巾。上身所着,下身所穿,头部所戴,手中所执,足下所蹬,一应俱全。从布料上看,有绢、绮、绡、练、缣、绫、锦和绒等,颜

色包括绛、玄、绯、紫、白、丹、黄、绛白,色彩丰富。

曹操在《遗令》中,曾交代后人“敛以时服,葬于邺之西冈上”。从出土文物看,曹操喜欢内穿白色和绛紫色,偶尔穿红色和绛色的衣服。仪式场合,他可能还着黄缓袍,并套上锦领袖。曹操似乎偏爱衣与裙分开的服饰,他的墓葬中随葬了多件带钩和带扣。带钩是铜质的,带扣则有铜扣和铁扣两种。

曹操梳妆要用到镜子。墓内物品清单中有“镜台一”,随葬品中有错金铁镜一件,与清单相符,并有“绒手巾一”“胡粉二斤”。“胡粉”是当时人们用于化妆的粉末,此类物品与曹操梳妆相关。

曹操化妆时还要熏香。证据有二:一是墓葬中出土有“香囊卅双”的六边形石牌,想必随葬品中原本是有香料的,可能随着埋藏时间久了被自然分解;二是曹操高陵出土一件陶质香薰。

曹操的发型难以可知,但他显然使用发簪固定头发。曹操戴戒指,墓内出土的戒指是铜质的,可能是平日里曹操所戴。曹操睡觉的时候,用的是“渠枕”。证据有二:一是物品清单中有“渠枕一”,二是安丰乡公安局从盗墓者手中收缴的物品中包括“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”。

魏武挥鞭

曹操的谥号是“武”,高陵出土文物给人留下印象尤深的,还有诸多铁兵器,兵器种类有刀、剑、蒺藜、箭头、匕首、铠甲、胄等。

墓中共出土4块剑身残块,可能属于3柄不同的剑。铁刀分大、中、小三种,其中大刀4把、中型刀2把、小刀11把,均已残断。另外还发现多件刀柄,多件刀、剑的背上还残留有刀鞘或剑鞘遗留下来的朽木痕迹。经检测,刀、剑均是钢质。

铁铠甲出土时散落在各个墓室的扰土和淤土中。有单片甲,更多的是锈蚀在一起胶结成大块,保存着原始结构的铠甲残片。甲片多呈鱼鳞状编连。据统计,出土铠甲数量达3000多片。与铠甲相关的铁制文物,还有铁的护胸镜,以及护肩的铁甲片。墓中出土的另一种防护性兵器是铁胄,即头盔,出土时已残为数块,外表尚残留朱漆。

墓室内那件锈迹斑斑的铠甲、那柄铁刀和铁剑,见证了曹操一生多少生死时刻。这些兵器的解读,应与同墓所出“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”“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”“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”等石牌对应。想必众多铁制品残件中,必有曹操生前“常所用”的戟、刀、矛和盾。

“常所用”兵器,正是曹操戎马一生的写照。透过这件铠甲,我们仿佛看到曹操当年率三千健儿在陈留(今河南开封)起兵,伐董卓、匡扶天子、诏令诸侯,诛吕布、灭袁绍、平乌桓、征马超,将中国北方收归一体的身影。

身为历史名人和著名反派的曹操,从不缺少关注。其实,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对曹操整个一生的评价不低,称其为“非常之人,超世之杰”。历经魏、晋两朝的王沈在《魏书》中,将曹操与孙武、吴起相提并论。西晋时,曹操只有一件事被人抓住诟病,即当年汉献帝衣带诏事件发生后,他遣华歆收捕伏皇后。吴人所作《曹瞒传》利用此事,极力渲染曹操的残忍无道。

曹操从英雄沦为“奸贼”,东晋、南朝和南宋是关键阶段。曹操纵横中原,消灭豪强,统一北方,以中原虎视江南。东晋、南朝时,中国的北方陷于异族手中,偏安江南的东晋、南朝君臣,找到的完全是当年东吴的感觉。站在地缘政治的立场,曹操无异于雄踞北方的军事对手。骂曹操,也就等同于骂当时的北方异族。南宋时,金人掳走徽、钦二宗,占据中原,偏居江南的赵宋君臣,面临的是与三国东吴和当年刘备完全一样的形势。出于完全相同的心理,南宋人在“爱国情绪”的驱使下,将同情心移向南方的蜀、吴,而仇视北方的曹操,朱熹、陆游等志士视曹操若寇仇,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在唐际根看来,特定政治形势下的政治决断和道德选择,使曹操无意中成了历史的牺牲品,从而也就有了《三国演义》这部“曹操的谤书”。曹操被谤,曹操墓的真伪也经历激烈交锋,历史,似乎不得不如此。所幸西高穴二号大墓的发掘,还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曹操。